

张俊彪
研究文选

张俊彪研究文选

秦兆阳

刘俐俐等著

花城出版社

尹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张

俊

彪

存

阅

张俊彪研究文选

秦兆阳 刘俐俐等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60,000字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5360-2524-6

I·2171 定价: 14.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秦兆阳	为传记文学说几句话	1
刘俐俐	充分发掘人生的作家 ——张俊彪创作论	4
刘俐俐	他营造的是另一个话语世界 ——张俊彪创作散论	18
屈 选	农民的理想与农民的局限 ——评张俊彪近作对农民命运的探索	22
陈 墨	历史的悲剧与人的命运 ——读张俊彪《省委第一书记》	33
陈 墨	悠远的历史回声 ——读张俊彪《省委第一书记》	43
应 雄	史传传统与长篇小说 ——评张俊彪《省委第一书记》	47
李文衡	生活土壤里长出的文学结构 ——《省委第一书记》的叙述秩序	56
李文衡	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 ——读张俊彪的长篇小说《省委第一书记》	60
弓 戈	初读《省委第一书记》印象记	65
管卫中	中国现代革命运动中的农民 ——评长篇小说《省委第一书记》 兼析新文学中的农民形象	72
管卫中	中国现代革命运动中的农民 ——评青年作家张俊彪的长篇小说《山鬼》	86

目录

89	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新的农民形象 ——评长篇小说《山鬼》	管卫中
92	情作血肉史作骨 ——读张俊彪的《山鬼》	马成洋
95	自传小说:一种新的艺术传达方式 ——评《没有陨落的太阳》	韩梅村
111	充满感情和理智的心灵总结 ——读张俊彪长篇自传体小说 《没有陨落的太阳》	刘俐俐
122	真情质朴 韵味悠长 ——读中短篇小说集《一篇未讲完的故事》	刘俐俐
127	一块有待琢磨的璞玉 ——读《一篇未讲完的故事》	陈于思
136	吸取力量 ——写在《刘志丹的故事》前面	杨植霖
139	革命精神 光辉可鉴 ——读《刘志丹的故事》	林家英
143	革命传统教育的形象化教材 ——读《刘志丹的故事》	方 程
148	民族优根的曲折与延伸 ——从《最后一枪》谈别一种文学“寻根”	李文衡
157	不该忘却的英雄业绩 ——长篇传记文学《最后一枪》读后	孙 军

目 录

李幼苏	光辉悲壮的战歌与颂歌	159
梁胜明	——评长篇传记小说《最后一枪》	
何志云	历史脊梁 文学新葩	162
	——读传记文学《最后一枪》	
张恩奇	复苏的壮歌	165
	——评《最后一枪》	
聂鑫森	张俊彪和他的《最后一枪》	168
张恩奇	历史的思考与再现	170
周铁山	——读张俊彪的军事传记文学	
陈 墨	辉煌壮丽的战争诗章	177
	——读长篇报告文学《鏖兵西北》	
韩梅村	人民将永远记着他	180
	——评长篇报告文学《鏖兵西北》	
	中的彭德怀形象的塑造	
刘俐俐	深沉的历史回顾 勇敢的艺术再现	184
	——评《鏖兵西北》	
张 进	辉煌于文学边缘	195
	——评大型报告文学《崛起在特区线外》	
斯英琦	在安徒生的王国之外	207
	——推荐张俊彪的儿童文学集《牛圈娃》	
王一地	读《牛圈娃》有感	212
谷斯涌	张俊彪和他的《牛圈娃》	217

目 录

223	大胆的探索 可喜的收获 ——读张俊彪的儿童小说	刘玉洁
228	天然美,散文的生命 ——喜读张俊彪新作《神泉》	王宗仁
230	春衫不从秋风剪	斯英琦
233	读《神泉》有感	魏继新
238	《神泉》:作家的期待	韩梅村
262	论新时期现实主义诗派	何元智
279	《张俊彪论》序	李若冰
284	《张俊彪论》的多维审视	何元智
300	《张俊彪论》散论	张崇文
		段国超
316	富于激情的理论探索	谢昌余
319	批评家也要创造 ——《理论视野中的作家张俊彪》读后	管卫中
323	理论视野中的作家张俊彪	刘俐俐
337	张俊彪小传	刘俐俐
339	张俊彪著作系年	刘俐俐
362	张俊彪研究专著	刘俐俐

为传记文学说几句话

秦兆阳

我跟传记文学的作者张俊彪同志素不相识，今年一月间接到他的一封来信和一本传记文学作品《最后一枪》。他希望我看看这本书，写点评介文章，给他以支持。他说：“这是我的第五本传记文学作品。我写得很苦，传记文学很不受重视，我却越陷越深……”

他的心情我完全理解。非常遗憾的是，我近年来眼病严重，视力衰退，早已不能看书，无法捧读他的《最后一枪》，自然也就无法写评介文章。但在读了他随信附来的一份自传性材料以后，心情再也不能平静了，就简单写几句感想吧。

他在自传材料中说：“写《刘志丹的故事》先后采访了二百多人，历时数载。……在那样年月里，被采访的人多数是被打倒了的，他们对我难免怀有戒心，多次不接谈，我得三番五次像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索取材料，真是苦不堪言，如无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是干不成的。我就这样走遍了当时还很贫困的交通不便的陕甘宁根据地，常常日行百里。”“以后又历时数载，几易其稿。前后共计历时十载。值得么？如果用这时间写别的东西，是否会有更多成果？”那么，他的这股锲而不舍的劲头从哪里来？从他的材料看，可以归结为如下的两句话：来自一股正气，一股热情。他对刘志丹等同志蒙受冤屈并且株连甚广深感不平。同样，他写董振堂等同志的传记是因为：“江西宁都起义，将近两万人马加入当时还不很强大的中

央红军，从第三次反围剿，一直恶战到 1936 年冬红军西征。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将领和全体起义战士几乎全部战死沙场。但是，‘四人帮’肆虐时期的党史军史材料上不见宁都起义的痕迹，没有红五军团及其主要将领的名字，真是奇事！”于是他要高唱正义之歌，要将被颠倒了的历史如实地颠倒过来。当然，不但搜集材料困难很大，要写成既是真实的历史，又是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也是十分艰难的。

张俊彪同志是不是不长于写别样的作品呢？他今年 32 岁，已发表了 10 余篇中短篇小说，两个电影剧本，一本儿童小说集，诗歌和散文各数十篇。

但是他更执着更重视于传记文学的写作。

他的动人事例启发我想到：传记文学的确应该受到重视，应该同样的处在评论和评奖的视野之内而不应该受到冷落。

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了推倒三座大山，涌现出了多少英雄豪杰！可传之事和可传之人难以数计，难道可以让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被淹没掉吗？

是不是那些革命事迹都“过时”了。因此没有人爱读？《最后一枪》第一版即印了四万余册，在目前情况下是印得不算少的。近年来有不少传记性的作品、影片、电视片深受欢迎，写“老题材”的《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等作品仍然一再重版，这些事实都是对“过时论”的反驳。我国人口众多，新一代在不断成长，这一部分人认为过时了的作品，那一部分人可能认为非常新鲜，这是很自然的事。因此文艺界和出版界不应该被那种不加分析的“过时”论所作用，以至于人为地造成某种偏冷偏热的失调现象，并因此而形成一种偏颇的社会心理。

民族的正气、志气、朝气、才气永远不会过时。以往的人

民的愿望和历史的真实，对于今天既有继续发扬的关系，也有借鉴的作用，因此人民要求了解历史的求知欲永远不会过时。执着于现在是为了开拓未来，为了启后，要启后就必须承前。例如，近来报纸上所宣传的某些做政治工作的好典型，其实仍然多半是继承了战争年代的精神，只不过是似乎失传了多年而已。如果现在再重温一下刘志丹等同志的工作作风，一定是很有裨益的吧？

轻易丢掉和毁坏过去许多好的事物，以致于造成现在和未来的许多困难，这是严重的历史教训。

1986年3月

充分发掘人生的作家

——张俊彪创作论

刘俐俐

在新时期众多优秀的青年作家中，有一位出生于西北陇东的黄土高坡上，成长于乡村、军营、政界的作家，以自己 10 部长篇 6 部作品集逾 400 万字的创作，写出了独特的人生履历，他就是张俊彪。张俊彪奇特的人生、丰厚的创作，清晰深刻的文学意识创作观念为我的“张俊彪创作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将一系列关于作家创作的理论问题摆在了笔者的前面。

一、题材领域的选择及其思考

和一些土生土长，在实践中迸发出文学的情思蹒跚着学习写作的青年作家们一样，张俊彪走的也是一条摸索着进行文学创作的道路。然而，不同的是，他经历了过多的苦难和人生的艰辛。“单说我是一个生在牛圈里的孩子，就这，人世间还找得出第二个么？！”^①奇特的出生仿佛决定了他今后的命运：童年，与家人一起承受着辛苦、饥饿，放牛牧羊，过早地体验到了失望、恶风一般的嘲弄与讥笑，雨箭一般冷透人心的欺凌与白眼。那血、那泪、那汗，以及跌倒后再爬起来的那窘迫。青年，在军营，在黄土地里更深刻地体验了世态的纷繁复杂炎凉变幻……张俊彪没有让苦难和艰辛白白地折磨自己，而是将苦难和艰辛的人生经历视为一笔财富，一个可以衍化为文学艺术

的生活宝库。他用浓浓的文学情思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反复地观照了这个宝库，于是就有了一位经历和题材选择都非常独特的作家。他的创作，就形式而言，主要是传记文学，长篇小说、散文。就题材而言，主要是两大类，其一是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人生、世事为原始素材的人物传记和长篇，儿童小说、散文集《牛圈娃》，长篇自传体小说《没有陨落的太阳》、自述文集《我走过的路》、散文集《神泉》等可属这一类。其二是以革命历史题材、革命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创作。长篇小说《山鬼》、《最后一枪》、《血与火》，长篇报告文学《鏖兵西北》等属于第二类。长篇小说《省委第一书记》是游离于这两大类题材之外又与这两类密不可分的一部力作。就小说的历史跨度和宽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党的高层次政治生活的艺术表现来看，当认为是中国现、当代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就小说中对农民文化心理特征的深刻剖析来看，又是作家依据自己的人生经历对农民的深刻认识的艺术表现。

张俊彪上述两方面的题材领域的选择体现出了如下一些特点，并由此引出一些相应的理论问题。

第一，创作对个体人生经历的依赖和真实的本质。张俊彪自传体的长篇小说、散文等作品的基本源泉就是个人的人生经历。应该说，在新时期的文学中，走这条文学道路的作家是不多的。诚然，像张抗抗、叶辛等作家曾以自己插队、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为原始材料进行创作，但那毕竟是人生有限的几年时光，且他们都将个体的经历融汇到广阔的知青生活和知青的宏观命运之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已经难以寻觅到带有明显个人色彩的痕迹。更多数的青年作家则走的是“纯”文学的路子，不依赖作家个体的直接经验，而是凭借艺术想象和更大量的间接经验创造艺术形象，传达不只是属于自己的感觉。张俊彪则

是紧紧地深情地拥抱他的人生、独特的经历。在他看来，自己独特的人生和经历本身就具有典型性，自己的心灵历程是一代人心路历程的缩影，所以，自己传达出的感受也不仅仅是属于自己的。正如他在《没有陨落的太阳·自序》中所说的：

我走过的道路，不是属于我个人的，而是我的这整整一代人的路。这是接受共和国传统教育最完善的一代人，是童年或少年时代就面临大炼钢铁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一代人，是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与十年大动乱血与火考验的一代人……

可见，他的自传体小说在对自己心灵进行总结的同时，也为他的许许多多同龄人提供了一部形象的历史。这个特点使张俊彪的创作充满了真实的力量，笔者曾将他的《没有陨落的太阳》、《牛圈娃》、《我走过的路》的许多情节相对照，惊奇地发现竟是如此的一致，童年、少年、青年的经历，往事，感受如刀刻般地烙在作家的心灵上，哪怕一百处写到这些往事、经历，也不会有些许出入，它表明作家是多么相信他自己的经历所具有的魅力和文学价值，他曾这样写到：

真实的感情在写作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但大量占有原始的生活素材更加重要。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原本是十分生动感人的，只要我们能够真实地记述下来并保持了真实的生活原样，就是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了。对于一个传记文学作家来说，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②

张俊彪创作对个体人生经历的依赖及其真实的本质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重视自己的人生经历，在历史传记中重视自己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以这两方面作为主要创作源泉的作家，固然有自己的优势：质朴、真实，有作家的情感体验充溢于其中，走这条道路的作家有些人极为成功，他们的创作形象丰富而有说服力地证实了一条文学的基本原理：生活是文学之母，是创作的源泉。对此加以肯定的同时，笔者也大胆地提出：它是否同时又是对创作的一种限制呢？作家的生活经验在创作中的地位过于突出，以至依赖自己的直接生活经验而获得文学的成功，是否会导致他忽视其他的非自己的直接经验对文学创作的价值呢？是否会造成创作领域过于狭窄，对生活和人生的体验、情感过于单调呢？客观地分析，过于依赖自己的直接生活经验，以此为主要的创作题材，易于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而不致于随意性地跟着某个潮流跑，例如高玉宝永远与“半夜鸡叫”、“高玉宝读书”相联系给读者以深刻印象，张俊彪的名字则不容置疑地与董振堂、刘志丹、彭大将军的故事，与他的“牛圈娃”的经历相联系。如果说，这类作家能够形成自己的风格，与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优势所在，珍视自己的经历与所掌握的素材有密切关系，那么，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能在前面提及的基础上，开掘出更深刻的东西来，这“东西”是与他人相通的精神财富，也是使生活经验衍化为文学后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值的必要条件，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超越个人生活经验狭窄的限制，使自己的创作走向广阔的领域。

第二，对题材的逆向选择与处理。在张俊彪的全部创作中，人物尤其是革命历史人物传记占有相当大的部分，他选择的人物，固然有他比较熟悉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物具有这样的特点：在历史上建立过卓越功勋，然而在相当漫长的

年代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的历史功绩与某些政治因素相联系而呈现为扑逆迷离的现象。这样一些人物引起张俊彪极大的兴趣与关注。他写董振堂，董振堂是红军时期的杰出将领，却是死在错误路线上的英雄；他写刘志丹，刘志丹是位早在1935年红军东征时就英勇牺牲的将军，在十年动乱中却遭到诬陷，亲属受到牵连；他写彭德怀这位在解放战争中立下了卓越战功的将军，丝毫没有因为彭大将军的厄运而松懈自己的创作激情。在《血与火》、《最后一枪》、《鏖兵西北》三部著作中，作家展开了他全部的艺术才华，满怀激情地描绘这三位英雄驰骋疆场的身影，叙述他们坎坷而充满传奇的一生，字里行间流溢着赞叹、沉思与愤愤不平，因此，也使这三部作品在具有凝重悲烈的美学风格的同时，更具有叛逆、愤激的情绪感染力量，刘志丹、董振堂、彭大将军作为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都是经过张俊彪的感情世界蒸腾过的，是带着作家心灵倾向的人物。总结张俊彪十几年的创作，探究这种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首先，这是作家倔强的性格和善良、质朴的品质在他创作中的反映，他的童年、少年时代就体验了生活的艰辛，社会给予他和他的父母的不公正的待遇，就目睹了人间的世态炎凉，萌发了倔强、抱打不平的心灵火花。正如他说到自己的传记文学时所说的：

人，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中，会普遍地产生一种叛逆心理。我与我的传记文学，几乎可以说是我的叛逆心理的产儿，也是国民叛逆心理孕育出来的幸运儿。^③

自己咀嚼过苦难和世态炎凉，就将这痛苦的滋味转化为对他人的体谅、同情和爱心，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又将转化为良

心、正义感，形成选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此，张俊彪有清楚的认识，他认为：“这是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品德。一个作家能否真正站立起来，也得靠它们。”^④他要用自己的艺术表现拂去蒙在彭德怀、董振堂、刘志丹等人物身上的历史阴影，再现他们的高贵人格和历史的本来面目。其次，这也是他的文学观念及对传记文学的认识的结果。他认为，传记乃至一切文学的产生，都是民族的本能要求刺激的结果，那就是表现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生活。他说：“我决定用传记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手法，表现我的思想感情……传记文学，应该而且必然属于文学的范畴。……但它的读者面，以及在读者当中产生的影响，发生的作用，绝对不会低于任何文学作品，其生命力甚至远远超出了有些文学作品，因为，它有着双重的价值。”^⑤在这个基础上，他极为珍视真实的感情，他认为，真情实感，是文学作品的灵魂。作家只能靠真情实感去写作，而不能仅仅靠技巧。所以当作家周围的不少同志好心地劝他不再写历史上还没有作出定论的人和事，像董振堂等人物在作家心灵中激起的深情使他克服了一切困难，知难而进在传记文学园地里耕耘着。

二、题材的开掘与情感投向

对题材的深入独特的开掘和情感投向的深沉有力，是张俊彪创作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一）农民问题

张俊彪是从乡村走出来的作家，他与故乡的关系，除了挚爱、深情地眷恋之外，在接受了城市文明的熏陶，尤其是当他有了现代人的眼光之后，就增添了另一层关系，即对乡村文明的深情回眸中的深刻反思，而对农民文化心理和性格特征的思

索，批判是他深刻反思的主要内容。

1. 与苦难感相联系的农民问题思考。这就决定了他对农民的艺术描写是浸透着苦涩味的，他将苦难不仅作为一种色彩，而且作为与农民文化、心理同在的因素渗入作品的艺术世界之中。他的《没有陨落的太阳》、《牛圈娃》等作品都有农民们沉重的苦难：生存苦难，心灵痛苦。饥饿、灾荒，年复一年的劳作，毫无希望的日子，更有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带来的孤独痛苦。在这些作品中，主人公“我”在对故乡里童年、少年时代生活的回忆中渐渐咀嚼出苦涩：乡村中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家族势力的对峙，这些冷酷的现实曾给“我”和“我”的一家带来无穷的艰难和痛苦。在接受了现代文明后，主人公就在乡村的这部形象的农民心灵史中，悟出了贫穷与美好的品德不是划等号的，贫困不能天然地造就优秀的人才，相反却可能带来某些恶习。主人公由此认识到了自己人生道路中坎坷不平、种种磨难的真正原因：农民的狭隘、保守惰性，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历史前进脚步的阻力。将苦难与农民的狭隘、保守、惰性相联系作为自己艺术描写的基调，这是作家对生活深刻把握的表现。正如作家自己所说的：

山民，是人世间最诚实、最善良、最勤劳、最苦难，也是最值得同情和敬重的人。他们像老黄牛一样，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然而，他们又是最狭隘、最粗俗，最野蛮的人。^⑥

2. 与农民问题相联系的父亲形象。父亲形象是贯穿于张俊彪许多创作中的一个颇有深度与容量的形象，这个形象既有作家父亲作原型，又有作家艺术概括、理性思索的成分。在一